

明慧週刊

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
明慧法会特刊

2014年12月11日

明慧网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

◇ 详细内容

打工中证实法的经历	3
这朵小花永开不败	6
“我妈是修炼法轮功的！”	10
跟着师尊一直向前走	15
经历风雨的大法小弟子	21
修炼无小事 事事去人心	25
真心救众生 师父给我智慧与口才	29

我牢记师父的叮嘱，不看对方的地位和年龄相貌，只把他当成师父的亲人，当作和我有缘盼我救的人，慈悲平等对待，不追求结果，只注重把要讲的真相讲到位，让听的人真正能明白真相。

我做的堂堂正正，没有怕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，害怕的是那些不正的、面临被解体的邪恶。对于那些不明真相、说三道四的人我并没有怨和恨，因为我从法中明白了众生的一些表现是他们受中共邪党谎言的欺骗，或在人中形成的一些后天变异的观念，而不是众生真实的自己表现，他们是急盼我们赶快救他们的，我不会被那些不正的因素带动而影响救人的效果，所以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，几乎是讲一个明白一个，这些世人也都很愉快的三退。就是个别比较恶的人，在大法的慈悲和威严下也都在变化。

这些年在讲真相中，我思维开阔，没有一定的模式，都很自然的针对不同人的心结对症下药，讲出的话有理有据让人容易接受，很少出现让我无法解答难堪的事情。对那些不明真相、看起来很邪恶的人，我就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，因为这些人不明白，不仅阻碍他自己得救，对别人得救也能起到一定的坏作用。一般情况下，还没有碰到讲不通的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。

每当看到一张张写满得救生命的三退名单时，我会不由自主的升起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之情，我也为那些明真相得救的生命而欣慰。同时也促进我精进不止。不管我做了多少事情，我都不敢产生丝毫的居功之心，我知道，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，如何的了不起，是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我的一切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，我做的一切也是我必须要做好的。师父正法进程已推进到这里了，师父为我们已铺垫好了一切，我们都是顺天象而动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无论时日长短，我都会保持精进如初的状态，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。希望世人都能知道“法轮大法好”，生命能得救。

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！
谢谢可敬的同修们！

家后一定用心看看，他们一齐回答：“一定会的。”我又和他们讲三退时，他们说都是党员，毫不犹豫的叫我帮做了三退，并连声说：谢谢。我告诉他们：不要谢我，谢谢来救人的大法师父吧！

我要离开时，其中一个人有点不舍的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你要早来一步就好了，我们这已经走了好几个人。他们没有听到你讲的这些话，真可惜！”

“你跟踪我真是太有缘了”

一次，我在附近大集上讲真相，碰到了某办事处的一个人，我到他跟前讲真相，他紧盯着我问：“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已经跟了你好长时间了，你一直不停的在发、在和人讲，你这个人太大胆了。”

我很平静的对他说：“你跟我这么长时间太好了，证明咱俩有缘。你看看我救人有多么的不容易，人被邪党谎言欺骗、毒素污染的头脑不清醒，都不敢接资料，我苦口婆心的，不知要费多少心思和时间才能让一个人真正明白。我们都用自己的钱、花费很多的时间做成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，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送给人，现在邪党迫害还没有停止，我们都冒着危险在救人，你说我们图了什么？我们不图任何回报，只盼众生能尽快得救。现在世上的人有几人能做到呢？现在人都觉得生活的挺自在，不知下一步将面临可怕的灾难降临。我希望你用脑思考一下，不要再替邪党干那些对自己生命不利的事情了。”

他认真的听完我的话，最后也很痛快的三退了。我把仅剩的一个破网软件给了他，他接到后，小声对我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别叫人看见。”

结语

从法中我知道了世人的来源和来世的目的地，他们都是很高层次的主和王，来世间是盼大法弟子救他们的。现在的分分秒秒时间，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，是非常珍贵和紧迫的。我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能有一点懈怠，把救人当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

打工中证实法的经历

文 / 辽宁大法弟子 慧莲

师父好！

同修们好！

我由于身体不好，为求治病走入大法。学法使我明白了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着“真、善、忍”法理修炼的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。我得法仅仅一个礼拜，师尊就帮我清理了身体。折磨我多年的多种疾病消失了。

随着学法懂得了遇事向内找，做到先他后我，修去自己不好的心，如：显示心、妒嫉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，化解了多年的家庭矛盾。法理越来越清晰，我改变了入门时治病的想法，成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。

丈夫看见我身心的变化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们幸福的沐浴着法光，用“真、善、忍”法理洗涤着自己的心灵，我们亿万大法弟子的修为带动了社会道德的回升，人心向善。

心胸狭小的江泽民容不得这些好人存在。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铺天盖地的、疯狂的打压。迫害手无寸铁、只为做好人的大法修炼者。

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美好，了解师尊的伟大、慈悲，了解大法弟子的善良，了解中共邪恶的本质，从而远离邪恶，我去亲戚家讲真相。回来的路上，被警察翻包。他们看见我有大法的书籍，将我绑架，关进看守所，对我进行所谓“强改”三个月。丈夫来看我时带来了师父的新经文被狱警发现，他被抓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。

我们夫妻俩双双遭非法关押，九岁的孩子没人照看，被好心的邻居收养，后被亲戚接走。

在看守所被关了九十天，我被放回家。没有生活来源，弱小的我只有靠打零工赚钱，维持我和孩子的生活。有时栽树、装车、

粉石料，有时捡山楂、扒玉米，有啥活就干啥活。有人问我：“你以前穿着白大褂在办公大楼里上班，现在干这些粗活，你不觉的苦吗？”听到这些话不是偶然的。向内心找，我看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，怕吃苦的心，不平衡的心，对照法归正自己，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。我笑着对他们说：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赚钱，心里坦然，不觉的苦。我心里经常背诵师尊的法：“劳身不算苦 修心最难过”[1]。

我用大法“真善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事为别人着想。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、休息时间。别的工友都休息了，等着吃饭时，我不停的帮着东家端饭、端菜。有时间就讲大法的美好，讲我在大法中的身心受益，讲电视媒体的造假欺骗百姓等真相。大家都说大法好，也认可我的为人和工作态度，所以一家活干完了，另一家的活就排上了。

一次去新的东家扒玉米。一见面原来我们相互认识。东家夫妻俩是我弟弟的同学。见面弟弟的女同学就问我：“姐，你能干活吗？前几年我见过你犯病时的样子，挺吓人的。”她说的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：一个亲戚家办事情，她也去了，正在院子里与人说话，发现很多人往屋子里跑，她也跟着进屋。一看是我犯病了，在炕上躺着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一会被人抬走了。人们都在叹息说：“怎么这么年轻（我当时二十八、九岁）就有这么重的心脏病呀！”我笑着说：“你看我现在象要死的人吗？”她说：“不像，精神很好，很健康。那你是怎么好的？”我告诉她，我炼法轮功了，身体好了，没有病了，还很能干活。我扒的玉米又快又干净，玉米堆的也整齐。他们都说：“修大法真好！”

记得一次又去另一个东家扒玉米。我一边扒玉米，一边背诵师尊的经文：“我们说的悟不是这个悟。正好是他说我们在个人利益上傻一些，我们讲的是这个悟。当然也不是真的傻，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的淡，而在其它方面，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做的很好。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

“你要早来一步多好啊”

一次，我外出讲真相，在一个比较有权威的机构大门外，碰到三个看起来象有一定身份的中年男士。我在心中求师父加持，我要讲真相救这几个人。我大步流星的走到三人面前，客气礼貌的对他们说：“三个老兄弟你们好！大姐今天给你们送福音来了。”有俩人没有说什么，另外一人沉着脸说：“送什么福音，你是炼法轮功的吧？”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们都知道，现在中央多位高官被抓，纷纷落马，名义上是新上任的在惩治贪官，实质上是不愿替江氏继续背迫害法轮功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名，在和血债帮切割，也是上天在给他们选择自己生命未来的机会。现在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这是铁的事实。”我讲到这里，其中一个人很赞同的说：“是。”

我又接着说：下一步就要抓江蛤蟆了，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也不能漏网。你们知道吗？报纸几次正式公布的十四种邪教组织根本就没有法轮功的名字，而后来那个所谓的什么“反邪教组织”刊登的邪教名单，还把法轮功写在了第一位，它是江氏集团内的一个小走卒，是怕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被清算，替其充当吹鼓手，不知死活的为其卖命。真是愚蠢到家了。再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普通组织，其所为根本不具法律效力。他们妄想煽风点火，再次挑动国民对法轮功的仇恨，那也是痴人在做梦，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已觉醒，不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。这些年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迫害，完全是违背宪法的，不久的将来那些迫害大法的罪人们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审。

听完我讲的这些话，三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，先前那个沉着脸的人笑嘻嘻的问我：“你送给我们什么福音？”我说：“刚才和你们讲的这些就是你们生命得救的福音，我这里还有用价钱买不到的珍贵的物品，希望你们得到后能传给更多的亲朋好友，那你们也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，给自己积大福份。”说完，我从包里拿出来神韵光盘、破网软件、护身符、高官落马的内幕资料，每人一套，他们都高兴的用手赶快接着。我又嘱咐他们回

我们多好啊。我对他们说：你们哪家老辈没有地？是叫邪党无理的都霸占去了，现在还把本来属于你的地皮高价卖掉，偷偷的装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里去了，化肥、地膜不断的涨价，羊毛都出在羊身上，好处怎能落到咱们老百姓的头上呢？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小贪官们，钱多的都花不了，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你们好坏不分的还反过来感激邪党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活得太愚昧和悲哀了。赶快清醒吧，不要再上当受骗了，中共不是中国，邪党是一个外来的邪灵，是专门为祸害我们中华民族而来的。现在是我们国民应该觉醒的时候了，人民觉醒之时，也是邪党解体之日。

我讲这些话很多人都能认可，也不和我争辩了，并发自内心的说：“我们被邪党骗了。”这时我再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，就都很容易接受了。

一天，我外出讲真相，看到从一汽车里刚走出两个打扮时髦的年轻人，我快步走到他们跟前，笑着说：“两位小兄弟好！老姐来送福给你们了。”两个人一齐说：“送什么福！你可能是炼法轮功的吧？”我仍笑容满面的说：“你们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？你们要知道还真是好啊！”其中一人口气很不善的说：“你这么岁数不好好待在家里，到处宣传什么？”我心怀慈悲，但口气严厉的对他们说：“你把嘴闭上，我没有叫你学，也没有叫你炼，我是来救你们命的，怎么能说成是宣传呢！”另一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：“炼法轮功的和过去地下党一样坚决。”我马上打断他的话严厉的说：“邪党是干什么的？它是专门来害人的，是邪灵的化身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。它能和我们相提并论吗？不要随便胡说！你们知不知道老天要灭邪党了？”这时，俩人一齐说：“我们都是党员。”我口气有些缓和的说：“你们不退出来都是危险，跟邪党走就是死路一条。俗话说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两位小兄弟赶快退出来吧！”最后俩人都明白真相了，也都把真名告诉了我，很痛快的叫我给做了三退。离别时，俩人都连声说：谢谢老大姐。我同样叫他们不要谢我，叫他们谢谢大法师父。

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，我们看的淡。谁会说你傻？谁都不会说你傻，保证是这样。”[2]不知不觉中，我比其他打工者多扒了两三铺子玉米（也就是快出了三、四米远）。

人们见证了修大法的确是好。我给他们讲“天安门自焚”伪案的疑点，讲无神论对人们的危害。他们都爱听。

这天中午休息往东家走的路上，我感到全身无力，胸闷，强忍着走到屋子里，挨上炕沿，顺势就躺在炕上，就感到自己是躺在坑里一样。睁眼看，天棚是坑，墙也是坑，觉得天旋地转迷糊的不敢再睁眼睛，又感到胸闷、憋气，再后来就感到自己已经支配不了自己的身体了，紧接着就感到自己不行了。这时，脑中出现一念：我是炼功人呀，我有师父管。顿觉思维清晰了。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是一个超常的人。我问自己，你有病吗？回答：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躺着？对，我要做超常的人。我一下就坐了起来，下地到厨房端一盆豆腐放在餐桌上，又去厨房端一盆馒头放在餐桌上。我的腿软软的，脚下象踩着棉花一样，不知是怎么走的。我知道，当时“要做超常人”那一念，是师尊在帮我。

我坐在凳子上想吃饭，可是我连一个馒头也拿不动。坐在旁边的嫂子看见了，问：“你的脸色很难看，很难受吗？”这时我才想到，我不能坐在这，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的不好状态，会给大法抹黑的。我告诉嫂子没事，我得上厕所。到了厕所我也站不住。两手扶着墙，身子贴在墙上。

我赶紧向内找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？是我上午活干的好，讲真相人们都很爱听，我很高兴，无意中生出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认准这是迫害，不是消业，是旧势力想阻碍我讲真相救众生。我立即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，清除阻碍众生听真相的坏神。这时邪恶疯狂的干扰，使我的思想不能集中，我就大声念正法口诀。过去二十多分钟，思想清晰了，可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也没吃饭。嫂子过来问我：“怎么样了？”我说：“没事了。”跟着大家一起出工了。

可我怎么也走不动，心里背着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[2]，

用顽强的毅力坚持着走到玉米地，没有力气扒玉米皮，我用钉子划开玉米的外皮，将钉子扎到皮和玉米中间连接的秸秆上，用身体的重量压钉子，再换个位置用钉子扎，反复几次，玉米秸秆上有好多窟窿眼儿，就不那么结实了。我把玉米秸秆放在一只腿上，玉米棒放在另一只腿弯下，两手抓住玉米棒的皮，身子的重量往下压，才能扒下一棒玉米，太慢了。我请求师尊加持我的正念，心里背着法：“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”[3]，不知不觉的有劲儿了，跟上了干活儿的队伍，看看自己扒的玉米与其他人比，一点儿也没少。晚上收工时，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，身体轻松，骑着自行车象燕子一样“飞”到家。

我心里明白是师尊的加持，弟子有了正念，破除了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。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谢谢师尊！谢谢大法！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说不尽师尊的慈悲与伟大。弟子只有精進再精進！

谢谢师尊！合十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诗词：《洪吟》〈苦其心志〉

[2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转法轮》

[3] 李洪志师父诗词：《洪吟二》〈正念正行〉

这朵小花永开不败

文 / 山东大法弟子冰兰

尊敬的师父好！

同修们好！

得法

我是二零零六年有幸得法的。当时是因为丈夫得了癌症，到了晚期，我妹妹和婆家的侄女是学大法的，她们都叫我和丈夫赶快学大法，也许能和大法结缘，师父就能救他。当我们学到《转法轮》〈第四讲〉时，丈夫就去世了。幸运的是我从此得法了，以前的肩周炎、胃病、胆囊炎也奇迹般的好了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

还有什么好张狂的呢？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历来迫害修心向善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。”我又转身对着那位妇女说：“你这个妹子一定要识时务啊！赶快退出邪党组织来才能保命，今天你能遇到我给你讲真相，说明你还有得救的机会，但机会已经不多了，希望你不要错过这难得的良机，千万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！”听到我这些发自肺腑的话，那位妇女一扫冷漠的表情，开心的笑了，赶快接走了我手中的真相资料和破网软件。

这时旁边的一个人拿出了照相机开着玩笑说：我给你们俩照张像，发到你单位让领导和同事们看看，你在单位里干着抓法轮功的事，而私下里还和法轮功联系，要法轮功的资料。听到这善意的玩笑，我们都笑了。

我又问她是否已做三退，她说没有。我说赶快退出，她很痛快的答应了。我怕她有顾虑，就给她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。她很感动，连声说谢谢大姨。我告诉她不用谢我，叫她谢谢我师父。我又对她说：“这些年你在那个岗位上非常清楚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多么样的残酷，如果不是俺师父叫俺救你，你们淘汰如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给我们多少钱，我们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。”我看出妇女感动的表情，看出来她是真正明白了真相，生命有救了。

“我们被邪党骗了”

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曾多次碰到这样的人，当我和其讲真相、劝其退出邪党组织时，他们马上就翻脸了，有的气势汹汹，满嘴脏话不断，说什么你们吃某某党的，喝某某党的，还反对某某党，你们太没有良心了。我听后很严肃的对他们说：就这样的邪党你们还拥护它？中共人事不做，坏事做绝，贪污腐败，杀人害命，天不容！他们这些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从来都没有讲过法律，他们一定要被法律制裁的。邪党不织布、不生产、不治水、不创造任何劳动价值，他们靠特权邪权霸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，知恩不报还反过来不断的迫害让他们能活命的老百姓。

也有人说：现在政策多好啊，农民种地也不要钱了。某某党对

最后都走向了灭亡。这是历史的规律，是任何人也不可抗拒的。现在中共逆天而行，贪污腐败杀人害命，上天要灭它，你还不赶快退出，还要给它陪葬吗？现在的科学家都研究发现了人有灵魂，我们修炼界叫元神，灵魂是神造的，父母只生了你的肉身，真正生你生命的母亲在天上，盼着你赶快得救，你们还不快清醒，难道你们要把灵魂出卖给邪党吗？现在中共高官纷纷落马，名义上是因腐败遭报应，而真正的原因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，法轮功是佛法，是修佛的，教人重德向善，那些迫害佛法，与天神作对的人，一定会遭恶报的。”

几个警察都在静静的用心听着，还不时频频点头。先前那个说话不善的妇女也改变了态度，那个不要资料的警察也主动的问我要资料。我给了他几样不同类型的资料——《九评》、神韵光盘、破网软件、活摘器官小册子、高官落马方面的资料。旁边的妇女一看没有给她，急得从一个警察手中夺，那警察给了她，我又给了警察同样的一份。他们拿着资料，高兴的连声说：“谢谢大姨！”我赶快说：“不要谢我，是我们的师父珍惜生命，让我们把真相告诉众生，在大难来时能保命，不然的话，这样大热的天，我们在家多舒服啊！我们不图任何回报，就是为人好。”他们又主动的要我给做了三退。我看得出，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了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我也为他们能得救而高兴。

“六一零的人更得明真相”

一次，我外出讲真相，看到一个修鞋处围了好几个人，我赶快走了过去，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后，就开始讲真相，其他的人都认真的听我讲，只有一个正在修鞋的中年妇女表情很冷漠的坐在那里一声不吭。我讲了一会儿，拿出包里仅剩的几份资料，让在场的人三人一份轮换着看。我想把最后的一份给那位妇女，她不要也不说话。这时身边的一个人告诉我：“她是市六一零的，是专门抓你们炼法轮功的，你还敢把资料给她？”

我心平气和的说：“六一零有什么了不起的！六一零最大的头目李东生都被抓起来了，何况下面那些对大法犯罪的低层小人物，

在丈夫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，望着丈夫给我留下的残破的家，那时女儿刚刚结婚，儿子都三十多岁了还没对象，家里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，只是靠出租几间房子补贴生活，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。这时，妹妹来安慰我，侄女也经常过来和我一起学法。那时我在家里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学《转法轮》，当我读到：“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；他母亲如何好，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它去了。”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，也从此渐渐摆脱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

一直到二零零九年，我都是在全身心的学法，越学，心里越敞亮，越学越爱学。期间也有神奇的事。记得那一年的春天，家里过冬剩下的煤还在院子里，我怕下雨淋湿，自己一人就把它运到棚子里，我把每袋七、八十斤重的煤块，搬到了棚子里，并摞到五、六袋高。当时我已六十多岁，要是没学大法，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儿子回来问我：是谁帮你搬进去的？当听说是我自己时，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开一朵小花

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北京奥运会前后，我地区的大法弟子遭到了邪党的残酷迫害，上百名大法弟子被骚扰，十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，三名被判重刑，大资料点和大部份家庭资料点被破坏，做资料的同修很少了，真相资料紧缺，到处找不到资料发。当时我就有了想自己做资料的念头，就这样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，二零零九年初，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悄然开了一朵小花。

说着容易，做着难，我已六十多岁，当我坐在电脑前，一切都感到很陌生，真是束手无策。技术同修就把操作步骤给我写下来，我就一步一步的用鼠标点，终于自己能打印资料了，可当时我找不到逐份打印，打印小册子时，设置打十份，就要一张一张的摆在床上，直到整份资料打完，其间每份资料都需要一张一张的摆，几个小时下来真是累的胳膊酸痛。但当我看到自己做出的精美资料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

为了满足同修们的需要，我决心要找到逐份打印，记得那天晚

上，发完十二点正念，我就请师父加持，用鼠标在电脑上点来点去，一直点到凌晨三点多，我不知怎么就点到了“逐份打印”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我在心里说：“谢谢师父！”

在做资料的过程中，我也悟到了：机器有故障时，正是心性有问题的时候。这时候就需要学法修心了，就向内找看自己还有什么心没去掉。

我们这里的资料总是供不应求。有一天早上，发完六点正念，就急着去打开电脑，想打印资料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本来好好的机器不工作了，我点来点去，就是不行。就想拿到常人那里去修。这时，脑子里打出一念：神怎么找人去修机器呢？这时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找到了我有干事心，于是我就坐下来开始学法，当我学完《转法轮》三讲，再去打开机器，一切正常。我这才明白师父的苦心：利用这件事让我去掉了干事心，从而提高上来。

小花变大花

当时因为迫害形势很严峻，许多在邪恶名单上的同修家都被监控着，协调同修找到我，想把其它几个资料点合并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修炼的晚，邪恶不知道我修大法。我很痛快的答应了。我把自己院子里出租的几间房屋收回来做资料点用，协调同修想给我房租，我说，其他同修都无私为大法做贡献，有钱的出钱，有物的出物，我没有钱，只能做到这样，怎么还能要钱呢。从那以后，无论家庭经济如何困难，那几间房子一直不出租。

同修过来了，力量壮大了，我们干的项目也多了起来，几乎是证实大法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同修要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：刻录神韵和真相光盘，打印不干胶、真相币、破网软件、护身符、真相书签，制作真相横幅，做大法书籍，制作真相台历、挂历等等。特别是我们制作的大法书，不仅满足了我们当地的需要，还经常支援邻近地区。

我们资料点上的同修特别注意加强学法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法小组，定期学法交流，遇事向内找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大家提

真心救众生 师父给我智慧与口才

文 / 山东大法弟子

我是一个没上过学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今年六十六岁。从一九九七年九月得法至今已有十七个年头了。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，给我开智开慧，让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了一个能熟读几十本大法经书的人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今生是为众生而来的。所以这些年，我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精力做着三件事，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在救人中的一点体会。

我家中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下午集体学法三个多小时以上，上午同修们都外出讲真相救众生。几年来，我和小组的同修们比学比修，配合默契，抓紧时间救人。我除了大面积的面对面发放各种真相资料外，主要的救人形式就是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师父慈悲呵护我，给我打开了智慧，让我不论学法或看相关的资料都象过目不忘似的记忆力超常，很快就能记住，帮助我把真相讲清，收到的效果很好。

下面讲几个我在讲真相中的小故事，与大家分享。

“警察也要活命”

一次，我去同修家有事，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车祸场面，几辆警车，有多名警察，还有很多人围观，听人说正等保险公司的人来。我赶快走到离我较近的三名警察身边，语气和善的和他们讲真相，并拿出资料给他们，有俩人很痛快的接了资料，另一人却虎着脸冷冰冰的说不要。还没等我再说什么，旁边一个小摊上炸面鱼的妇女口气不善的对我大声说：“你真大胆，竟讲到公安手上了，这一帮子人都是公安的，你不等着挨抓吗？”

我丝毫不为所动，心情平静的说：“公安怎么的？他们也是人，同样在天下生活，只是职业不同，家中也有妻儿老小，也盼望在大难来时能活命。天灭中共不是灭中国。他们的命是父母所生，不是中共所生。改朝换代你知道吗？清朝、明朝、唐朝、宋朝、周朝、隋朝、汉朝，历史上一朝一代的，无论当时多么兴旺发达，

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开始了编辑地方周报的工作。我从最基础开始学，遇到不解的问题再去请教同修，同时，还要时时注意修去邪党文化的东西，这样我编辑的地方版经明慧修改，在明慧网上发表了。从此我有了信心，就这样一期期在做。

正当我信心十足时，一天晚上，甲同修来找我，要我去他家一趟。我马上过去，一个预想不到的情况将我搞得很尴尬，甲对我说：丁同修来找你，你俩说吧。甲撤了，丁对我说，他被迫害的事，是我给他写到《周报》上，发到民众手中，他不希望这样做，怕再被迫害。我一听火“腾“的上来了，对丁同修说：我是在明慧网上看到的，采明慧的文章没和你本人联系是我的过错，我知道了。丁同修还在说个没完。我压火三分，心里对甲同修产生大反感：就这样协调，这不是出卖同修吗？我再不写了。我怀着抱怨心回到家中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再写。地方版周报停了。期间我在关注，看能有同修接着编吗？结果没有。

经过多次学法，我悟到是自己错了。那不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吗？做这么神圣的事，不暴露人心怎么提高？如何修炼？我还要继续写稿件，揭露邪恶，救度众生。

期间，时有人心翻腾。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还有这么多人心。我真心感悟到，修炼无小事，事事都是修炼；只有抓住向内找这个法宝，才是实修自己。现在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若遇到发表不顺利的情况，我就及时的向内找，看看自己有什么心翻出来没有？还是法理不清？或是没有跟上正法进程？找到马上归正，就是一个提高。

修炼中，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洗净自己，脱离人，走向神。

注：

[1]李洪志师父经文：《各地讲法四》〈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〉

[2]李洪志师父经文：《各地讲法九》〈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〉

高的都很快，几年来资料点内始终充满着祥和的气氛。由于大家配合的好，更因为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，好多看似完不成的任务，我们都能按时完成，几年来从来没误过事。

我记得有一次离过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从外地同修那里拉来一千多个台历架，其他同修都没有时间，协调同修找到我说，你做吧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我毫不犹豫的接了下来，那段时间几乎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打印机前度过的。台历按时做出来了，而且真相资料一点也没比平时少做，我知道这不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，而是体现了大法的超常。

在家成立了资料点以后，我就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使命，这就是自己当时随师下世时立下的誓约。我立下了坚定的一念：这朵小花永开不败，什么邪恶也破坏不了。从那以后，虽然经过了许多魔难，许多考验，都有惊无险的走过来了。

二零一三年四月，我和两位同修到邻近县发放神韵光碟，遭人恶告，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在拘留所里，当时我什么也不想，就是想到资料点不能被破坏。警察问我家在哪里，我就说了娘家侄子家。娘家侄子也很配合，说俺姑出去给人家当保姆，不常回来。这样我顺利闯出。

随着正法形势的快速向前推进，参与做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，大法项目也分得越细，我们这朵大花又分成了一些小花，我这朵家庭小花又由我一个人做了。

修大法是有福份的，这几年师父给了我很多，大龄的儿子成了家，还有了孙子，家庭和美。我家成了周围邻居都羡慕的家庭。我带大了外孙，现在又看着孙子，但一点都没影响我做三件事，我的资料点照常正常运行着。那天，我和购耗材的同修说：“没有纸了。”他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不是刚进了六箱吗？”我说：“已经一个多月了。”

在以后的助师正法的时间里，我会修炼如初，更加精进的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随师父回家。

谢谢师父！谢谢同修！

“我妈是修炼法轮功的！”

文 / 广东大法弟子理明

我的外孙叫昊昊，今年七岁，从小听师父讲法，在学校里是班干部、三好学生，亲朋评价：是个很全面的好孩子。老师评语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。

引导遥遥得法

昊昊有个同学，因他爷爷奶奶八十多岁才有这孙子，住在远方很想念他，所以取个乳名叫遥遥。遥爸和遥妈都做了三退，对我有点了解，期末一天，遥妈打电话来说，暑假期间让我帮她带孩子。我说：“好吧！让昊昊也有个伴。”

七月七日早上七点多，母子俩就来到我家，遥妈见面就跟我说：遥遥从今年的三月份就咳嗽，晚上咳的更厉害，经常咳的呕吐，几个月来，又去儿童医院，又找老中医，谁说哪里好就去哪里治，甚至用拨罐两次，也没治好。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，夫妻俩很痛心，又没有办法。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我递给她纸巾，接过她带来的袋子，里面有替换的衣服，另一个袋子用保温瓶装煮好的中药，还有止咳嗽的药。遥妈象求我一样继续说：“阿姨，我是怕您辛苦，但我实在没办法，看您带的昊昊那么好，我们决定遥遥还是交给您带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我尽力而为，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
再看遥遥，脸色青黄，额头长满痱子，两腮几个包包连着，红红的，两腿长满黑色的疤痕，也有刚起的红包包，两只手抓了头和脸又抓两条腿，显的很烦躁。我心里暗想：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只要信师信法一定能带好他。

第一天，我叫遥遥吃药时，看他皱眉头、捻鼻子，吞了两口，说这药很难咽，又苦又臭。第二天，我不叫他吃药了。晚上遥妈来接他时，我告诉她遥遥今天没吃药，三餐饭吃的很好，以后别拿药来了，凡是药都有副作用的，别把孩子吃坏了。遥妈说：“看

急。没办法，只好我给他送去了。这时公交车已经没了，打车得三、四十元钱，我骑上自行车去取机器，取的时候还沾了我一胳膊的黑墨。我及时悟到：这是想让我抱怨同修，想让我不去送机器——不好使，我送定了。我带着机器快到约定地点时，乙同修又告诉我：你再往北走一段。这比原定地点远了一些，我心想，就是要让我修心，我一送到底，什么也不去想，更不去感受。

最后机器终于顺利送到乙同修手里，我没有任何怨言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哼着大法歌曲，心情舒畅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提高了。

看到同修不足时，向内找自己

丙同修是一位老年同修，她救人的事做的很好，发放真相材料用三轮车装，一大包又一大包，还经常到人多的公共场合去发。丙同修年纪较大，但还自己上网、打印真相资料，包括刻碟、做护身符卡片等。她的打印机、电脑出现问题时，总爱找我。

那些日子，我一去，丙同修就和我翻扯：某某同修给她买东西以次充好，好的让同修换去了；请大法书和她多要钱了等等。我和她交流，说这一定都是误会。但怎么交流也没有变化。她为什么总和我说这些？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：“当出现任何矛盾，出现任何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除了俩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，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，为什么叫你看到？”[1]“修炼人嘛，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。”[2]

我问自己：我存在这类问题吗？一定有原因。哦，我悟到了，是我对某协调人有成见，交流又无济于事，跟个别同修私下议论。这样的情况应该善意的和本人交流，否则不对，不合法。我一定要修掉这个坏行为。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丙同修就不再向我唠叨其他同修了。

我再次体会到，修炼无小事，事事都要去人心。抓住每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，就是在改变常人的观念。

矛盾中，向内找自己

我地周报地方版停办，我想把这一担子承担起来。于是，在师

我地区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满足需求，品种齐全。相应的，技术上的维护有一些问题。有同修打印机稍有毛病，包括清零都操作不了，又赶上技术同修那段时间有事，因此帮助同修处理简单问题及找人维修打印机的事，就落到了我的头上。维修点告诉我哪里有待修机后，我以自行车代步，一台一台的取，再一台一台的送。

那些日子真的很忙，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要是大法的事，再苦、再难我都要去做。但在做的过程中，我逐渐的认识到，这不是单单修机器，而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

抱怨心起时，向内找自己

一天，我和甲同修约定到乙同修处去取机器，因为有事耽误了，当我和甲同修到丙处时天已黑了。乙同修语气严厉的说：你们累不累？我们说不累。乙同修说：我都累了，我等了你们三个小时。取了机器后，我问甲：听到乙这么说你怎么想的？甲说她没想。对比甲同修胸怀博大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是不是我们在和乙同修联系的时候时间上有问题，使得同修有怨气？三个小时是太长了，同修对我们来晚的不理解，是我们对他考虑的不周，一定要修好这方面。

我把机器送到维修处，回到家时已接近十点，我吃点饭，把今天的事情又从新理顺一下，发现平时干扰我的那个抱怨心没了，在不知不觉中师父帮我去掉了。我意识到，师父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我后天形成的人心翻出来了。我要抓住机会修去人心。

机器修好了，还要给同修送去。和乙同修联系，他说：放你那儿吧，我这几天不方便。并告诉我，什么时候送机器听他信。你看，修的时候急，取时又不急了，我还得给他保存。我的人心上来了：怎么同修不知道为别人想一想呢？但我马上意识到：抱怨心又翻出来了，抓住它，灭了它，彻底去了它。

接下来还有考验。乙同修告诉我他要机器了。那几天我还有另一个证实大法的项目，就叫他找大姐同修，他说联系不上，很着

见儿子这样，我真是没办法，只有依赖医生和药，听你这样说，就信你的吧。”

遥遥跟昊昊在走廊里和邻居小朋友玩，跑一会，就得回来坐在沙发上喘气，缓过气来，看一会书，再出去，又回来喘气，第一天这样来回五次，每次我都要帮他换衣服，给他一杯温水喝。之后，一天比一天少喘气，第五天就没事了。遥遥来了我告诉她。遥遥说：“谢谢你的悉心照顾，遥遥的脸红润了，痱子没了，脸上和身上的包包也没了，但晚上还是咳嗽。”我听了也没想照顾她儿子有多辛苦，就对她说：“下周我丈夫回乡下照顾他爸，让遥遥晚上在我家睡觉，我想看他怎么咳的。”遥遥坐着听我讲，这时她高兴的跳起来说：“好啊！太谢谢你了，我哪来的福气呀！找到您……”眼泪哗啦啦的掉下来，激动的说不下去。我说：“你谢李洪志师父吧，是师父教我为别人着想的。”

本来说好七月十四日送来的，他们等不了，十三日就来了。晚上十点左右，我们上床睡觉了，睡下后遥遥就咳嗽。我说：三个人一起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！”念了十遍，遥遥停止咳嗽了。睡到十一点去看他，头发湿了，全身衣服也湿了，心里嘀咕：怎么开了空调，还会出汗的？摸一下昊昊的身子爽爽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遥遥念了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师父就帮他清理身体。我赶快找来衣服帮他换好，盖上被子。遥遥一觉睡到我炼完功、发完正念才醒，打了两个喷嚏，就流鼻涕。遥遥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这是过敏。”我说：“在婆婆家不会有过敏的，是师父帮你清理身体。”

第二晚，我们一起先念十遍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才睡觉。遥遥一直睡到早上八点零五分起床，没咳嗽，没出汗，也没流鼻涕。我松了一口气：这下可好了。谢谢师父。

有一天遥遥对我说：“婆婆，我睡觉时流鼻血了，平时在家和幼儿园都是流很多血，用东西塞着鼻子才能止住的，这次我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念到第五遍就不流了，感觉不知流到头上还是肚子里。我可以证明我是流鼻血的，枕头里有一滴血。”

我回房间一看，他枕头上真的有一滴血。我摸着他的头说：“遥遥悟性真好。”

有一天吃午饭时，遥遥哭着说小手臂痛，勺子都拿不起，我就一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一边抚摸他的痛处。昊昊也放下饭不吃，双盘立掌，念完“清除遥遥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”后，遥遥就说不痛了，我叫他谢谢师父，他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师父好！谢谢师父！”然后继续吃饭。

遥妈来接他时，我把情况告诉她。遥妈说：“遥遥有我的遗传关节痛，每次痛都要煲中药给他泡脚，敷痛的位置，大声喊着痛，要是晚上，都折腾到天亮才睡着。在你家那么轻松就好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阿姨，你很会带孩子，遥遥在你家不用吃药、不用打针，不咳嗽了，鼻血流一滴就止住，关节痛摸一下又好了，在家吃饭要一个小时，现在二十分钟吃的又多又好，你会做可口的饭菜，又会煲养身汤，两个星期养的遥遥又白又胖，怎么说呢？我跟朋友、同事讲起你，他们都很羡慕我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你知道炼法轮功为什么不用去医院，不用打针吃药了吧，李洪志师父在《论语》第一段讲的很清楚。”这时昊昊就大声背起来：“‘佛法’是最精深的，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、超常的科学。如果开辟这一领域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否则，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，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。”遥妈说：“哗！昊昊好棒哎！”我继续说：“佛法是超常的，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能耐用饭菜、汤使你儿子在医院治不了的病好的那么快呢？其实是大法的威力。”这时遥妈发自内心的说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真的相信。”

我还跟她讲：“以后你与亲朋好友讲我如何帮你带孩子时，最好加上：‘原来这位阿姨是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不是媒体讲的那样，她人那么好，警察却去骚扰她，逼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。法轮功是好的，是被人诬陷的。’这样讲洪扬大法积功德，对方明白真相得福报。”遥妈笑着直点头。

第二天，我俩去了事先选好的那个公园，按预演那样，决定先去找一个老奶奶或是老爷爷。我们觉得自己信心十足，可是一走到老奶奶跟前又变得胆小如鼠了。为了不让师父失望，为了救度众生，我俩终于送出了第一张光盘——送给了一位病残的老奶奶，还告诉她一定要记住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当我俩送出第一张光盘后，非常高兴，更有信心了。

接着就按照送第一张光盘那样讲真相，第二张，第三张，第四张光盘陆续都送出了，有的人还多要了几张，说送给好朋友！

自那天起，我俩经常去那个公园发光盘，搞的有一位老奶奶都认识我俩了，还问我俩冷不冷？挺心疼我俩的，给我俩戴帽子，称赞我俩送她的光盘真好看……

我俩觉得越做越容易了。开始由这个小公园，转到大街小巷，看见谁都能开口讲真相送光盘了。由一开始只送老年人，到后来什么年龄的人都敢给，见人就给。就这样，我俩发出了好多神韵光盘，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我俩也能救人、助师正法了！

这么多年，回头一望，我年纪轻轻却已经历了狂风暴雨。我想，我能转生在这样一个幸福的修炼家庭中，我的福份有多大啊！小时候年幼无知，因为爸爸妈妈被迫害，我不但变得不精進，还多次抱怨，还总想一些不该想的，太不应该啦！我都是个“老学员”了，虽说是老学员，我却多次使师父失望啊！可师父还一直在管我！

我知道我来到世上是来得法修炼的，不是来得法的是来干什么的呢！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师父失望了！我会时时刻刻以“真、善、忍”来衡量自己，认真学法，修心性！以前的好事、坏事都是好事！都是修的过程，我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么多修炼机会，我要早日在这个常人社会的环境中修去各种执着心，让自己越来越成熟，救更多更多可怜的常人，时间到了就跟师父回家。

修炼无小事 事事去人心

文 / 辽宁大法弟子方正文

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爸爸不是坏人，爸爸是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人的好人，他也没有犯罪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被无缘无故的抓到监狱啊？！而且还被迫害的和植物人一样！？连医生都救不过来了才送回家来。邪党真恶毒啊！真是心狠手辣啊！泪珠顺着我的脸一串一串的往下流……

许多同修阿姨和叔叔天天围着爸爸读大法，对着他发正念，虽然爸爸听不到他们说什么，但阿姨和叔叔们相信爸爸能听到，不断的鼓励爸爸。我想这也是慈悲的师父通过这种方式来救爸爸。看上去是同修们在陪着爸爸共度难关，实际那不是法的力量吗？不就是师父在救爸爸吗！

有几次我看爸爸眼看就要不行了，可同修都没在身边，只有我在，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立刻坐在床上，一边流泪一边不停的大声念发正念口诀，反复念，反复念。爸爸在一旁直抽筋，很长时间才喘上一口气儿来，做着常人中要死的人的那种动作。我就大声念：“邪恶全灭！求师父救救爸爸！”念了好长时间。突然爸爸神奇般的醒过来了！我意识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爸爸！师父真是伟大啊！

日复一日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爸爸一天天的好起来了。爸爸，这个被邪恶以“精神病人”为借口从医院推出来就要离世的人，逐渐清醒，终于恢复了理智，随后很快恢复了健康！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！

四、第一张光盘送给体弱病残的老奶奶

有个小同修，我叫她小妹。那段时间我俩一起学法比学比修。神韵光盘来了，当我说我要到外面去给世人送神韵光盘时，小妹就说要跟我一起去。

其实那时我俩胆子都挺小的，真说出去发也挺害怕的。为了第二天发光盘时不紧张，真相讲的顺畅，我俩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“台词”，并进行了预演：我扮演同修，小妹扮演不修炼的老奶奶。我俩练了好长时间。

我又跟她说：“遥遥那么多毛病，我已经带着他读师父的《转法轮》，要是我教他炼功，你同意吗？”她说：“同意，同意，你就把我们当成你家里的人一样就行了。”

带小同修学法炼功

我每天照顾他们吃好三餐饭，做好作业，就抽时间读《转法轮》，两个大法小弟子读的很认真，谁读多字、读少字、读错字都指出来纠正。他们能领会师父的法，互相间不争不抢，会说出对方有显示心、妒嫉心。他们悟性很好，当读到和尚用镜子照佛像时，他们都好笑，说这是假开光，师父讲打着大莲花手印的才是真开光。读到吃肉问题，昊昊说：“遥遥最喜欢吃肉，不吃菜。”遥遥说：“慢慢来吧，以后吃少一点。”读到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时，我问他们有什么区别，遥遥说：“最好没病时就找法，等到有病了才找法，就来不及了。”我很吃惊，这小孩悟性真高，问是谁告诉的？他说：“我自己想出一点点东西吧。”学完法，遥遥说：“婆婆，我很喜欢读这本书，你能不能让我拿回家读呢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呀！婆婆请一本让你妈带回去。”遥遥稚气的小脸露出纯洁的笑容。

遥遥学炼功动作很快学会，特别是拧掌、推动法轮四次、第五套功法的打手印部份，他只学两遍就会了，我放着师父的教功光盘，让他们跟着炼，然后在旁边纠正他们的动作，昊昊说要闭着眼睛听师父口令炼，我就放三十分钟动功让他们炼。遥遥炼到第二套功法时说很累，顶不住。我说：“你要做到忍，关节痛时难受，还是现在难受呢？”他说关节痛难受。他“嗯嗯嗯”的呻吟着，还是坚持下来了。炼完动功，他说要睡觉，摇摇晃晃走向房间，倒头一睡就是两个小时。第二天，他炼完第五套功法后，他要听师父讲法，直到碟子没声音了，才搬下腿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盘腿时又痛又麻，现在轻飘飘的，轻飘飘的。”以后他天天都学法、炼功。

去掉怨心 自我心 安逸心

我跟遥遥说好让遥遥星期六、日在家跟着师父教功碟炼功，所

以星期五晚遥爸来接时，我把教功碟放在他袋子里。我女婿说：“拿出来，你知道人家是什么单位吗？别把人家牵扯进去。”我说：“不管他是什么单位，我想他儿子好，这碟子很珍贵的。”放好后，我就去洗澡。洗澡出来，遥爸已经带着儿子走了，教功碟放在我房间桌面上。

当时我很生气，脑子里猛冒出：我辛辛苦苦帮你们带好孩子，还不领情，怨遥爸不听我的，没请教功碟回去。怨女婿阻碍我救人：你小家庭的事我一切照顾好，一点不用你操心，还管到我头上来。越想越气，还想着：不帮你们带孩子，看你们怎么办。满脑子是不帮他们带孩子有多轻松，逍遥自在的想法。一想到安逸，发现自己不对劲，修炼人不是这样的，可要把这事悟一悟！细想女婿平时都没管我做三件事，都帮我的电脑换系统，安装软件，调试打印机，有什么疑难问题，都帮我解决，还帮我交网络费，这不象个儿子一样好吗？怎么怨起他来了呢？还有遥爸，他儿子才七岁，刚得法，他又是个常人，我怎能怨他呢？肯定是给我提高心性的，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？向内找，原来我还有怨心、自我的心，求安逸心要去掉。

遥妈来跟我道歉：“阿姨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，别为了我们搞的家庭不开心。”我说：“不会的，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，我女婿这样对我，是因为这碟不用给你。”她听着很在理，说：“哦！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我也没说女婿，就象没发生事一样。

修好自己 让众生了解真相

我带着外孙接触外面的各位奶奶们，有给她们护身符的，有给神韵光盘的，接触的家长中，有给翻墙软件的、神韵光盘的，有大法真相小册子的，他们中有明白真相三退的。和他们交谈中，每个话题都是讲真相的机会。例如，科妈问我：“阿姨，怎么没人欺负昊昊，老是欺负科科呢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昊昊德多，从小我就教他积德。”科妈说：“怎么积呀？哪些是德呀？”我拿出一个翻墙软件对她说：“你用它上网，打开正见网，里面有很多积德的故事。你读给他听，小孩单纯，很快有变化的。”

秋千那儿时看到一个阿姨。叔叔和我说，这个阿姨是他的同事，阿姨想和我一起照几张相片。

开始，我坐在阿姨的身边照了几张，后来我就坐在阿姨的腿上照，最后阿姨抱着我照。看着阿姨的笑脸和她的一举一动，感觉阿姨很亲切，阿姨的怀抱很温暖。阿姨笑起来的样子既熟悉又陌生。渐渐的我照相时微笑的脸变成一张严肃的脸。我开始怀疑：抱我照相的不是叔叔的同事，也不是什么阿姨，而是我的妈妈呀！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在游玩我就没敢问，因为害怕如果是妈妈，我一说妈妈又会被坏人抓走。我就一直憋在心里。叔叔看我不对劲儿，马上就要送我回姥姥家。就这样我上了叔叔的车，阿姨一直目送着我。我也恋恋不舍的看了那个“阿姨”几眼，心里好难受好难受……后来，我经常给叔叔打电话，让叔叔再把那个“阿姨”给约来。叔叔总找理由推来推去。

现在明白了，是妈妈想我啦，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和我见面，那时候相见不能相认啊！迫害还在啊……又过了几年，妈妈真的回来看我来了，大家都问我：“这人是谁啊？还认不认识了？”我茫然了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我真的不认识站在我跟前的这个人是谁了，直到最后姥姥说：“她不是你妈妈吗？”我恍然大悟，才感觉有点是了。那个阿姨真的是妈妈，妈妈承认了，我又哭了……

三、神奇出现了 爸爸醒过来了

两年后的一天，姥姥说要带我去看爸爸，我兴高采烈，喜出望外，高兴的了不得！

可当我见到爸爸时我目瞪口呆：爸爸遍体鳞伤，瘦得皮包骨，不省人事，耳朵没有听力，连爷爷、奶奶和我都不认识；不知道饥饱，分不清眼前的东西是什么，说他是一个两年没有说过话的“精神病人”。还说是精神病院的法医鉴定爸爸是精神病！看到爸爸的样子，我觉得他是个随时都可能咽气的人！好好的一个爸爸，竟被监狱给迫害成这样！我的心碎了，我的心真的碎了，象掉在冰窖里一样，心凉的发抖……

么样！

一、爸爸、妈妈哪里去了？

邪党迫害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。邪党也破坏了我的家庭！我小时候，爸爸因不放弃修炼大法被非法开除公职，邪党多次派警察来我家抄家、抢劫家中的财物，他们甚至还偷走了我爸爸妈妈结婚时的金戒指。爸爸四次被关押迫害，妈妈也被绑架，我没有了爸妈，也没有了生活来源。常有人看着我念叨：“这孩子真可怜、真可怜啊！”

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七岁那年的一天，警察晚上又来我家抄家，我正在睡觉，当我一觉醒来，发现我竟然在姥姥家。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再也没见到爸爸妈妈。那时太小，经常向姥姥、姥爷大喊大叫、大哭大闹，问姥姥姥爷：“我爸爸、妈妈去哪儿了？我想回家，为什么不送我回家？”姥姥、姥爷总是用善意的谎言安慰我。

但不久，大人谈话时我偷偷的听，我知道了：爸爸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已关进监狱里；妈妈被迫流离失所，下落不明。从上一年级开始就是姥姥、姥爷送我上学、接我放学，而其他同学都是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，有说有笑。

一次过年前的几天，姥爷出门了，家里只有我和姥姥在家。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姥姥说：“姥姥，我想我爸我妈了……”姥姥看着我又心酸又心疼，因为姥姥本来就难过，时不时的还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流泪，我知道姥姥是不想让我看见。可那次，姥姥和我俩人抑制不住的抱头痛哭……那时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小孩儿了。

这样的日子我苦苦的熬了两年……最后弄得我都想不起来爸爸妈妈长的什么模样了，只有浅浅的记忆在眼前时隐时现。

一次，一个叔叔（爸爸妈妈很好的朋友）来到姥姥家，说要领我去照相。叔叔带我去公园看见一个人让我叫“舅舅”。那个舅舅手里拿着照相机。舅舅带我去买了一大兜好吃的零食。回到荡

邻居家的小朋友问我：“怎么没听说过昊昊去哪家医院看病呢？”我回答他们：“因为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！”

文奶奶去打家庭工，文爸经常打电话来叫我接文文，文妈来接时说：“你人真好，谁有困难都帮忙。”我告诉她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我告诉她大法真相，她做了三退，还请了师父讲法去听。

女儿也跟着讲真相，一次几个孩子妈和我女儿聊天，涵妈说：“你妈很有修养。”冰妈说：“你妈是老师吗？她肯定是读了很多书了。”俊妈说：“你妈真会带孩子，发烧不用去医院，好的又快。”聪妈说：“我去你家接聪聪，你妈搞的家里干净整洁，煲的汤味道好极了，一饮难忘。”航妈说：“你有这样的妈真幸福，教的昊昊各方面都很好。”我女儿说：“是呀！我真的很幸福，我妈没读很多书，也不是老师，初中毕业，文革时代也没学到文化，是化工厂职工。以前很多病，现在身体很健康，家里大小事都不用我操心，还帮我带好儿子。我妈是修炼法轮功的。”那些孩子妈异口同声：“啊？”我女儿说：“法轮功不是媒体宣传那样的，自焚是假的，是演戏，我妈不杀生，比谁都珍惜生命。”她们说：“哦！原来是这样，我看你妈这个年纪，比谁都精明能干。”

大法弟子的荣耀和能力源于大法。谢谢师父！

跟着师尊一直向前走

文 / 大陆大法弟子 明亮

师尊好！

同修们好！

我是一九九四年就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。特别是我幸运的参加了两期师尊亲自传法传功的学习班，早年还是当地炼功点的义务辅导员。

当初我对气功之类的并不太感兴趣，之所以走进大法修炼，是

觉得李洪志师父讲的这个法内涵很大，纯正、慈悲，并明确指出法轮大法就是修佛的，是宇宙大法，这令我感到惊奇！所以，一下子就钻了进来，很用心学法，炼功也能吃苦。

虽然不是为了祛病而修大法，可炼功后我的身体改变很大：过去一身病，什么偏头痛，神经衰弱，风湿病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，年纪轻轻的就请个阿姨照顾，动不动就住院，弱不禁风。修炼时间不长，这些病痊愈了，自己还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活。家人都说，我从“林黛玉”变成了“花木兰”。

“七二零”之后不久，我与同修一起去了省政府、市政府上访，要求还大法 and 师父清白，为此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；二零零零年，我和当地学员去北京上访，要求国家领导了解法轮功，停止迫害，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一齐高呼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法轮大法是正法！”又被抓进了天安门派出所。回来后我被当地邪恶列为“重点”人物。

尽管这十几年经历了万般魔难，如今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没有白发，皮肤细嫩，红光满面，人家都说我像个三十多岁的人，与儿子在一起，总有人以为我们是姐弟俩。

做到修炼如初

暂放下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中共的各种折磨和摧残不说，只说说这些年在大法修炼中的提高和感悟吧。

最后一次从黑窝闯出来的时候，我最渴望的就是学法。原来家里的大法书都被邪恶抄走了。不久就有同修冒着风险送来了所有的大法书。我不急着去找工作，每天用大量的时间静心学法。通过学法，认识到旧势力存在的实质和目地。这场迫害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。

明白法理以后，找到了这些年自己老是摆脱不了被旧势力迫害的原因。那是因为我生命的深处还残留有旧宇宙修炼的观念和痕迹，以为在考验中，承受愈多，消业愈快，长功越快。其实，这是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，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为了尽快归

用心的、扎扎实实的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誓约。

感恩，无尽的感恩

记得一九九四年参加师父亲自讲法班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：自己是一个淘气的小男童，好像是拽着师父的一根汗毛下到三界的。一路上看到师父用朵朵莲花铺路，排除万魔挡道。那种殊胜神奇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以后每每遇到魔难觉得很难过去时，只要梦中惊呼：“师父！”师父就立即来了，而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模样，站在师父的脚背上，师父会带着我缓缓上升……

我知道，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，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，而弟子做的很不够很不够。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！最后用《师尊的手》那首歌词来结束我的交流：“师尊啊师尊，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，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，我要紧紧抓住师尊的手，跟着您一直向前走。”

注：

[1] 李洪志师父经文：《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》

[2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各地讲法九》〈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〉

[3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美国法会讲法》〈纽约法会讲法〉

[4] 李洪志师父著作：《精進要旨三》〈关于集资的问题〉

经历风雨的大法小弟子

文 / 黑龙江大法小弟子

尊敬的师父好！

同修们好！

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大法小弟子。我一直在师父的保护下：从出生到现在，我身体很健康，很少吃药打针，印象中也就是一、两次。即便在禽流感高传染期，班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传染或被隔离，全校放假，我也没有被传染。一次在过马路时，我被一辆急速转弯的摩托车撞飞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不知道会被撞成什

我又说，现在师父要我们做的是多救人、快救人、抢人，文章要写，就要以此为中心。一切以法为师，用大法来衡量，也要注意不能牵涉面太广，尤其不能勾起学员图名的心。我建议他们暂时停一停，多学学法，以后再说。

后来听说，他们一意孤行，兴师动众到处采访。我很着急的想找他们交流，而他们却说我是在干扰他们“做大事”，不见我。不久，就听说参与的学员几乎都被绑架，有几个已被所谓的“转化”。痛心之余，我心里更加明白，如果当时自己法理不明，被几句好话冲昏了头脑，名利心一起就太危险。只有以法为师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路才能越走越光明。

有一次，有个外地来这里打工的新学员参与了上百万的集资，说是捐给某个媒体。我急忙去找她，和她一起学习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中讲的〈关于集资问题〉的法。师父说：“几年来一直有人在中国大陆私自集资，以帮助国外新唐人电视台、大纪元报纸和一些学员办的其它媒体为借口向学员集资。这是不能做的。”“我过去在讲法中，讲过不向学员收钱的法，为什么不照做呢？（一些学员自发的组织讲真相资料除外。）”[4]

通过学法，这位新学员就将近百万的现金全部退给学员了。

早些年我们当地就有一个辅导员集资百多万办了一个工厂，说是为了收留流离失所的学员。这个辅导员才四十多岁，后来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其他在该厂上班的大法学员被混进来的特务跟踪，不少学员被绑架。工厂亏损，使一些交了钱的学员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

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，我们应该警醒。

曾经有些开了天目的老年女学员，看到我就说看见了我身上有什么什么，如何如何好。我想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，看我动不动心，欢不欢喜，显不显示。一般我都提醒交流中不要说这些。交流主要是比学比修，怎样从理性上认识法，从法上认识法，从而尽快去掉人的各种执着心，各种千百年来形成的顽固的人的观念。

正自己的思想念头，我天天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缘由。原本有本地“六一零”邪恶组织安排的人天天跟踪我，市、区有关“六一零”的人还常常请我去“喝茶”，说是“打招呼”，叫我不要“太活跃”了。其实就是干扰，企图阻止我讲真相救人。我发正念清除它们，也跟这些人讲明迫害大法弟子的利害关系，后来，跟踪和“喝茶”的事也就没有了。

师父在几次讲法中都讲到“修炼如初，圆满必成”[1]的法理。师父说：“能够持之以恒啊，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。这话是这么讲，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，所以说修炼如初，必成正果。”[2]不论外在环境怎样复杂，不管修炼这条路怎么难行，我都要打起精神来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千万年的等待和期盼不都是为了今天吗？怎么能够放松呢？！

集体学法，集体炼功和法会交流是师父安排我们精进实修的形式。我联络一些老学员，建议成立学法小组，但学员内部有的说我可能是特务，有的说我被严密监视，没人敢和我见面。我想，这些都是旧势力利用学员的人心制造混乱和间隔，我就学法，天天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造成的间隔，请师尊加持：一定要成立学法小组。慢慢的有老学员来找我交流，我一说成立学法小组，他们就赞同。

逐步我们那一片的学法小组相继成立。这样，我们每周都有四至五天可以参加集体学法。退了休的老年大法弟子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，下午集体炼功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，有点回到了九九年“七二零”之前的那种幸福感。

因为有了学法小组，能量场强了，大家相互鼓励，一些有怕心的学员也就慢慢的去掉了怕心，能够堂堂正正的走出去讲真相了，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特长能做什么项目就去做什么。每个小组每天发出去的资料上百，劝“三退”的人数都有几十人。有时大家一起去高层居民楼发资料，一天就是数百份。

随着师父正法形势的推进，陆续一些新学员走进来，老学员带

着新学员一起学法、外出讲真相，相互配合效果极好。学法小组既是学法点，也是信息交流点。资料的制作和协调上，年轻的同修帮助年老的，分工合作，有做真相光碟的，有打印小册子的，有做真相喇叭的，有做护身符的……没有说谁是协调人，都能自觉的配合。

发现谁被病魔干扰了，一些学员立即就去他（她）家里发正念、学法，帮助学员过关，其他人就在自己家为其发正念；发现谁被邪恶迫害了，学员也同样组织集体发正念，还有学员去帮助家属树立正念，去邪恶黑窝要人，或请正义律师通过法律营救等。溶于这样一个好的修炼环境中，虽然很忙很累，但心里很踏实和充实。有时为了救人项目通宵达旦赶制资料，第二天照常上班也不觉着困。

大法弟子要在做好三件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升华上去。同修们每天在一起做各个项目证实大法，彼此之间为了一些事闹矛盾，甚至很尖锐。有同修就跟我说，“做事越多麻烦越多”。有几个同修因为听不得不同意见就退出资料组了。我认为，这是不对的。

这几年因为我出来做三件事多了，有的同修对我的意见也就多了，我反而认为是好事，暴露了自己的执着心。我还经常笑着说自己是个“恩宠之星”，没有这些矛盾，你好我也好，我怎么能够提高啊！这些年我自己就在做三件事中，逐渐去掉了自以为是的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、做事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等。当然现在说起来轻松，当时过关的时候有时也会是剜心透骨的。在这种比学比修精進的好环境下，整个学法小组成员的心性都得到了不同成度的提高，真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。

破除邪恶的经济迫害

我从“黑窝”闯出来，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（公务员）。丈夫在我修炼前就因公殉职，留下我与儿子相依为命。我被迫害失去工作，没了经济来源，家中亲人都指责我是个“傻大姐”，“吃了大亏”。我笑着对家人说，修大法是有福份的。我是吉人天相，你们等着看吧，很快我就会好起来的。

法轮大法学员是在常人中修炼，个个被搞的穷困潦倒，怎么生活呀，再说我们还需要资金做真相资料救人哪。我不接受这种邪恶的安排，决心要冲破它。几年中，我自下而上向层层有关单位、部门领导反映情况、讲真相。我说，我丈夫为国捐躯了，我现在是孤儿寡母，是国家规定的应由社会救济扶持的对像。我学了法轮大法帮国家节省了医疗费不说，还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法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你们不但不按规定办事，反过来还抓我、关我，还剥夺我的工作权利，扪心自问，你们这样做对吗？就不怕受良心谴责吗！？

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被冤枉的，是江泽民利用中共挑起和制造了这场残酷迫害，希望他们识正邪，明是非，不要追随江泽民干坏事，以免遭报应。通过不断的讲真相，有不少有缘人作了“三退”，还有一些领导悄悄的向我要《转法轮》看，有人还走进大法修炼。

不久我的工作就有了着落。个人工资加上各种民政抚恤金等，等于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了。

与以往相比，经济条件有了巨大变化，儿子经常开玩笑说我“腰缠万贯”了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不论个人有多少钱，这些钱都是大法资源，应该用到证实法、讲真相上。我的资金用的愈正，收入也就越多，证实了“修大法也是有福份的”[3]。

以法为师 走正修炼路

前些年，一外地学员来到我地，说要帮助我们地区写一篇很重要的文章，还说参与这件事情的同修是什么“功德无量”的。几个同修找到了我，夸了我一番，要我参与此事。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搞这个东西目地是什么？后来那个外地的学员直接来找我，拿出他早年写的文章给我看，我只快速扫了几眼，就感觉很不舒服。我说，大法弟子写文章是证实大法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不能为某些个别学员歌功颂德，尤其那些已经走偏了的，还有现在已不修的学员更不能写。